



# 小众文化破圈记

□ 倪可心

春节期间,舞龙舞狮、迎春花市、祈福表演、美食年货市集等活动点燃了南昌市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烟火气。在这古风浓郁的江右民生的建筑风貌和传统文脉街道内,矗立着一处城市文娱新空间——一支麦小剧场。从正月初三到初六,数场脱口秀演出在了一支麦小剧场轮番上演,密集的笑点、幽默的语言、满座的现场,“炸街”“爆笑”“解压”“燃”是观众赋予他们的肯定标签。

1月15日,农历腊月初四,新年初雪巧遇南方小年。当天下午,一部尚未定档的艺术电影——《拨浪鼓咚咚响》,在南昌市青山湖区某电影院超前点映。在这雪花翻飞的浪漫冬日,一群电影品位相似的陌生人经“瓦子角17号”的联结,成了这部电影除电影节展映之外的首批观众。在映后交流环节,该片导演白志强应邀参与线上交流,观众就本片各抒己见,影厅内暖意浓浓、诚意满满。

且把时间再往前拨一点,1月7日晚,南昌市东湖区樟树林文化生活公园内,民营小剧场“帕拉方”座无虚席。这是一间具有先锋色彩的“黑匣子”剧场——场地空间不大,舞台上仅留有必要的演出道具,四周用全黑布景营造出神秘的未知空间;观众席位和表演区几乎零距离,观众甚至可以看到演员脸上的汗珠、眼角的泪珠。当晚,话剧《失语者》作为壬寅封箱演出登台。剧终后,观众掌声雷动,为七拾表演剧团一整年的付出送上了肯定和赞美。

近年来,脱口秀、小剧场戏剧、艺术电影、新民谣等相对小众的文化形式涌现。这一系列的文化现象共同预示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的当代兴起,即小众文化。

如今,小众文化在大众生活中扎得越来越深,正在成为“生活化”的一部分。甚至有些年轻人认为,小众文化中的艺术电影、先锋戏剧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化格调。

## 创新与出圈

随着近年来脱口秀类综艺节目的兴起,脱口秀文化逐渐出圈,从线上转战线下,从荧屏延伸至剧场,成为年轻人消费的新热点。樟树人肖璜凭借自己对这项艺术的热爱,带领团队“一支队伍”在2021年踏上了这班车,成为南昌一支麦创始人。

2022年底,一支麦小剧场推出“2022跨年嘉年华”,门票上线仅一个小时便被抢光。跨年夜,百余名观众走进了一支麦小剧场,在欢声笑语中跨年。不少有谈而无味的水词,全是实打实的密集包袱。“95后观众张世依表示,寒假放假回家了解到一支麦,发现家乡的脱口秀段子更具有当地特色、更有梗。

相比脱口秀的“热度”,同样作为小众文化的艺术电影,则大多面临着“有片不看,有厅无人”的困局。于是,以城市为标志的艺术电影放映空间在某些艺术电影爱好者的坚持下悄悄蔓延出来。公共文化组织“瓦子角17号”(以下简称“瓦子”)主理人周一便是这样一名电影爱好者、实践者。

“瓦子的诞生,纯粹是因为我想看电影,却没有地方看我想看的电影。”2020年,有理想、有情怀的周一带着年轻人的闯劲回到南昌,一门心思地开始做电影放映,试图建立一个电影爱好者的“乌托邦”,让观众不再只关乎娱乐,而是纯粹地回归到文化与艺术。

据“瓦子角17号”微信公众号推出的“2022年瓦子放映年报”统计,去年瓦子至少组织了28场专场放映,其中有16位电影主创以连线或到场的方式参与映后交流,近2000位观众享受到电影带来的美好和思考。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这也是瓦子成立近4年以来,专场放映和主创交流最多的一年。

“在电影行业受疫情影响呈现起伏状态中,我们做出了一点点自己的贡献,为那些被埋没的好片子做了一些发声。我觉得,这是我们去年做得最有意的事。”周一说。

谁说小剧场只懂“叛逆”?2021年6月,帕拉方剧场·七拾表演剧团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品《鸿鹄》连续上演。作为帕拉方剧场·七拾表演剧团的创始人,导演童龙坚持要做一出表达小剧场戏剧人爱国情怀的戏,代表剧团发声。

这也是帕拉方多年来阵仗最大的一部剧。剧中,童龙巧妙设计屏风切景,将四则故事在舞台上有序轮换。演员们不仅是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亦是戏剧环境、舞美置景的一部分。不论是场景变化而言,还是从戏剧衔接来看,该剧都在积极探索主旋律剧目的别样呈现。

“在小剧场呈现宏大叙事,从布景、题材到时长都是极大的考验。但在最简单、最质朴的场景下,也更能充分发挥小剧场那纯粹的、直接的特质,将会是一场客观的情感表达,也更能让观众产生共鸣。”童龙表示。

“从百年间微茫而伟大的人心出发,以小剧场的视角,用最平凡而真挚的情感,致敬伟大精神。”不少观众在观后感中留下了5星好评。

在童龙和团队的努力钻研下,小剧场出圈步伐迈得更快了。2021年,七拾表演剧团应乌镇戏剧节、大凉山国际戏剧节邀请,带着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的多维度感受的《4D故事馆》系列以及《凌晨四点钟》《饕餮之徒》等剧目走出江西,让更多人听到了来自江西小剧场的声音。

## 困境与突破

新潮、有趣、有意义,曾经“站在幕后”的小众文化凭借自身魅力,不断突破原有圈层,以实力走入了大众视野。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了他们的努力与坚持,也听见了他们的忧虑。

“2022年全年只演出了4个月,但我们一直在努力积累粉丝、积蓄能量,期待为南昌提供更好的文娱选择。”辞旧迎新,2023年新年钟声敲响,肖璜身着西装,在了一支麦小剧场的舞台上热泪盈眶。

疫情等因素,让那些“为爱发电”的小众文艺坚持者们,感受到了前行的困境。

瓦子的重开与关停都是静悄悄的。2021年10月,瓦子工厂1.0暂停了它的脚步。闭厂后,团队一直在思考未来的方向。经过漫长的抉择和深思熟虑后,2022年3月4日,瓦子工厂2.0重启。周一期许,这座工厂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成为一处发掘南昌“新有趣”,共建业余生活的第三空间。

未曾想过的是,2022年初,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里,瓦子工厂2.0仅营业一周便停摆,大家刚开酿的精酿啤酒也在无人问津中慢慢变质。

2022年,帕拉方小剧场微信公众号共发布了6次《演出延期公告》。没有演出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即使如此,童龙也没有拖欠过团队演职人员一分钱工资,只能自己往里贴钱。

“我不只身担七拾表演剧团班主的职责,也是帕拉方小剧场负责人。只有让团队生存下去,才能更好地实现梦想。”童龙说。

尽管如此,有时,理想还是会抵不过现实。春节期间,一名元老级演员选择了离开。“人员流动是必然,一些演员的家长不希望孩子这么赌自己的明天。”童龙感慨,他们开办小剧场,崇尚自由创作精神。留下的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再难也拦不住正在追梦的他们。

今年10月,帕拉方小剧场在樟树林的场地即将到期,剧团也有了新的计划。“今年我们将增加外出交流实践,通过巡回演出的形式打磨戏剧,让江西小剧场戏剧为更多人知道,带回更好更成熟的作品。”童龙说。

一支麦小剧场南昌市高新区的新剧场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着。近年来,一支麦也在努力筑牢自己的定位,扩张快乐版图。截至目前,一支麦小剧场在南昌有3家直属小剧场,2家合作剧场,在赣州、九江、景德镇均有分布。

肖璜统计,目前剧场的观众群体主要为80后、90后。为容纳更多年龄段人群,今年“一支队伍”将策划更多活动,给年轻人带去更多的文娱方式,吸引更多年轻的大学生群体进入剧场。“打造南昌的一张文娱名片始终是我们这支队伍的初衷。”肖璜说。

以剧场为媒介,将影像抵达观众,围绕“午夜心跳”“大师回顾”“青年新锐”和“爱”这四个板块,让优质影像与观众在剧场相遇——2022年9月,一支麦小剧场迎来了开业以来的第一场影像放映,这也吹响

了一支麦队伍与瓦子角17号合作的号角。

“在拓宽影像的观看边界上,我们还在持续地发力着。”周一说,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孵化一部电影、培育一位导演、策划一个影展,给江西电影带来更多活力,仍然是他的梦想。“瓦子放映已经渐渐成熟,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渐渐散去,第二届瓦子影像周将在春暖花开时与大家相遇。”对于瓦子的未来,周一满是憧憬。

## 热望与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特点,文化消费能力、欣赏水平等都在不断提高。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闲暇时间择一地栖息,享受一部电影、一场演出,静静感受文化的力量,已成为当下许多年轻人的选择。公众层面,个性化、审美化、内涵化的精神交往与消费需求倾向,为小众文化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化基础。在江西,小众文化的社会功能、文化价值与经济收益正逐渐显现。

在今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中,脱口秀有了一席之地,正是小众文化通过发展演变,逐渐出圈的案例。“小众文化的表达不能只有纯粹的叛逆与批判,讲好故事是关键,崇真向善致美是核心。在彰显文化自信的同时,还需要有宽容心态、和谐精神,探讨的内容应与时代主题保持一致。”南昌大学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世剑说。

何世剑认为,小众文化在保持先锋性、实验性、艺术性等特性的同时,在艺术品位方面,应以持续创新的发展态势,坚守自我、保持“超群”;在内容和思想上,小众文化应更贴近时代与人民,跳出小圈、走向“合群”,才能行稳致远。

民营艺术空间、艺术团体的从业者在坚守艺术理想的同时也面临现实的压力,在创作者的个人艺术表达和广大观众的接受度之间尚有距离。江西师范大学戏剧影视表演系教师、学科建设负责人徐晟表示,作品的艺术格调和接地气的表达并不冲突。“优秀的创作团队应放低身段,学会贴近观众。只有心里装着观众,思考观众的情感需求,表达观众所关心的主题,才能赢得更多观众群体。”

“从非主流走向主流,从小众走向大众,都需要社会的检验、人民的认可。”何世剑认为,江西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实的文化基础,物质生产方面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上升空间,亦有较强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精神生产与文化发展也一样,“因此,我对我省小众文化今后的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

针对我省小众文化的未来发展,何世剑建议,可通过科技助力、数字赋能,将江西优秀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文化融入先锋的探索、艺术的创新之中,从而找到更好的新的生长点,助推小众文化可持续发展,更加贴合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



瓦子影像周现场,影迷们聚在一起。



## 稠溪古村: 岁月不败“美人”

□ 钟秋兰

就像一场旅行,稠溪村走到了远足的终点,它停了下来,在后人的频频回顾中,在山雨山风中,渐渐隐退,成为一幅略显模糊的山水画。

接近它,有的人感受到了时间的停滞;有的人,依稀看到了梦里的老家。

### 渐隐的村庄

1月20日,除夕前一天,刚刚感受完乐安流坑古村的热闹年味,记者驱车直奔离县城36公里远的乐安县南村乡炉桐村组稠溪古村。

“稠溪古村依山而建,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土坯、石墙砌成,因为处在半山腰上,被人称为悬崖上的村庄。”听着乐安当地人的介绍,车子摇摇晃晃顺着公路前行,随着山势的增高,路渐渐狭窄,茅草也从低矮到近一人高,露出深山的本色。

40余分钟后,车子已不能前行,下车顺着石板陡坡再往上走百米,村头有高高的大枫树。顺着小路再往上走,眼前豁然开朗——一栋黄色的土坯房正对门前池塘,门脸上的对联颜色鲜艳还未剥落;风吹过,池塘水面微微荡起涟漪。

村庄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打开在记者眼前。略高于池塘人家的对面山坡上,是这村庄里最“宽阔”的平地,一栋巍峨气派的王氏大宗祠稳居其中,除了“王氏大宗祠”五字,其上另有石条刻有繁体“追远”两字,精美的石雕、苍劲的字体,就像这栋睥睨山下的建筑一样,充满了王安石后人应有的内蕴与大气。700多年前,王安石后人搬迁此地耕读传家。700多年后的今天,站在此地,我们仍然似乎能听到这祠堂前,鲜衣怒马的王氏少年意气风发,朗朗笑声穿越时空而来。

“从2011年开始,原有1000多人的稠溪古村整体搬迁下山,如今,村中只余下青苔满身的石板路和古建筑,依然在坚守着。”耳边村人仍在介绍,细细打量,整个村庄安静祥和。时光,确实如河流涤荡着村庄的走向。

### 坚守的家园

何以“稠溪”?“四面环拱,居人以溪。山稠叠名,故曰稠溪。”

稠溪古村现存明清古建筑20余栋,其中祠堂8座、书院遗址2座,最典型的便是建于明代的王氏大宗祠;古村亦是座“石头城”,村中大部分为石路、石桥、石巷、石岸、石磨坊以及石头砌的古屋。据该村族谱记载,宋理宗开庆初(1259年),王光之孙(王安石第十一世孙)王积贤同子隐居稠溪,从此繁衍生息。该村还有别称稠溪寨,说明村落地理位置的险峻。

因山而生,因水而活。稠溪古村虽然是高山上的村庄,却与水相依相偎——一条溪水以“人”字型从山顶分流而下,穿村而过。村人因势利导,房子便参差建在坡上,部分是黄色的土坯房,大部分是以石条为基座的石屋,还有部分是以吊脚楼的形式架空建在溪水上。清粼粼的溪水,或依屋而存,或者穿屋而过,它是厨房主妇的淘洗用水,也是闺阁女子浆洗衣物的活水,更是精壮汉子捣鱼养鱼的池塘之水。

水,是稠溪之魂。虽然村民们都搬迁到了新村居住,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每当竹子茂盛的季节,主人们便回到大山,打开自己的家门在里边暂住和休憩;在这里,他们将度过收割的季节,享受竹林带来的丰收;同时,村庄上还分散着多口没有废弃的池塘,他们持续投入鱼食,静等鱼肥。

### 稠溪的惆怅

故乡像是人身体的血液,日夜流淌在跳动的心脏中。当我们几个外乡人在村里猎奇游走的时候,已搬迁山下、70多岁的村民王东洋也回到了村子里。大年将至,他要到自家的鱼塘里捞几尾过年的鱼。“山里的水好,自家鱼塘里的鱼更美味。”他告诉记者,不止他家,村里还有几口鱼塘都养着鱼,大家舍不得废弃,过年吃上自己养鱼,也更有仪式感。

正说话间,又有几个少年“噤噤噤”地从山下步行而来,从他们的聊天中,得知都是回老家过年的王氏后辈,趁天气晴朗,便结伴回稠溪古村瞧瞧。他们踏上弯弯绕绕的青石板路,经过石砌的书院,驻足在大门没有关紧还能看到堂内挂钟的人家前,轻车熟路,像游人又像游子,在村里行走,带起的风熟悉而又陌生。

依稀的,风又传来他们的叹息:“好可惜,老房子没人住,都要倒了吧。”

记者心里一紧,再仔细打量,形制精美独特的书院,仍然透出当年的巧思;王氏大宗祠内石碑树立,记载捐款修缮的乡人名字;另一处祠堂,也被修缮得整洁干净,香烛痕印还新鲜清晰;但同时,一些民居也呈现颓势。

其实,在2019年6月,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五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稠溪村成功列入;民间的写生、采风、摄影踪迹在这里也从未断过。

为了让大山深处的无人村庄留下,多方正在努力,只是古村落的保护和活化难度不小。2018年,乐安县与北京城建设发展集团达成意向,对稠溪古村项目开发做了详细的规划方案,拟投资3.98亿元把稠溪建成全域乡村艺术馆,以期文创与古村碰撞,用艺术复兴乡村,但种种原因,尚未正式启动。

“淡青山有思,白鹤忘机。”稠溪甚美,如何留住这个独特资源?从开发上说,眼光、想法、实力非常重要;从保护上说,多方重视、支持也非常重要。